

东北民族源与分佈
学术讨论会论文

清八关前都城述略

李 凤 民

沈阳故宫博物馆

一九八三年九月六日

清入关前都城述略

在半个多世纪的清开国史上，其都城从最初的弗阿拉到赫图阿拉、界凡城、萨尔浒城、辽东城（辽阳）、东京城和沈阳城凡七次迁徙。这些都邑的迁徙原因何在？经营、面貌如何？本文以历史文献为基础参考前人有关研究成果，结合实地踏查，试图对上述问题做一粗浅的认识。

一、弗阿拉城

明万历十一年（1583）建洲左卫酋长后裔，清太祖努尔哈赤以十三付甲起兵复仇。经四个年头艰苦卓绝的奋斗，不仅灭掉仇人尼堪外兰夺回建洲的统治权，使明政府从此每年给予银八百两、蟒缎十五匹^①的恩俸。同时又征服苏克护素部、浑河部及哲陈部一些女真部落，其势骤然崛起。遂于万历十五年（1587）在“硕里口虎拦哈达下东南河二道一名夹哈，一名首里夹河中一平山，筑城三层启建楼台”^②并“定国政，凡作乱窃盗欺诈悉行严禁”。他在注意整顿社会秩序同时还加强了经济的发展“互市贸易，以通商贾，因此满洲民殷国富”。“初兴立国规模”^③。万历十七年（1589）努尔哈赤已然“身率三十二酋堡寨给束建洲、毛邻”^④诸部，成为远近知名的大酋，被明政府晋为“都督佥事”，从此“称王”^⑤。弗阿拉城遂成他第一座王都。

弗阿拉汉意为“旧冈”或“旧城”。此处是努尔哈赤远祖建洲左卫酋长董山的营地，明人称它“虎城”、“建洲老营”，是明朝“岁取人参松子”之处。成化三年明朝因董山经常拥众作乱犯侵辽东，被诱至广宁杀掉。同年九月明军五万分路至此“焚其巢寨，房屋一空”“斩首六百有奇”，董山余众多“奔

深山藏匿”。成化十五年明朝再派大军至此“捣巢”。经此数次洗劫此城遂废。这是后人所以称其为“弗阿拉”的历史缘故。弗阿拉城址在今天的宾县永陵镇二道河子大队南山上，北距永陵镇十五华里，当地人称老城洪，幌园子（从远看它如同一顶园台的幌子）。此处四面环山两面环水：南有哈尔撒山，东有鸡鸣山，西有虎栏哈达，南有十花顶子，前有加哈河（又称黄土冈子河），东有里加河。加哈、里加河在二道河子堡汇而为一，向北流入苏子河。从军事角度看，这里确是一处能攻易守的藏兵重地。其城主要部分筑在山上，此山实际是哈尔撒山从半腰向北伸出的一块台地，此地至今尚有许多历史遗迹，诸如城郭、城门豁口、汗王戍基础①、邓大人庙、点将台、泉井和马道等台。

记载此城历史面貌的史料甚少，其中最详尽者首推申忠一《建洲纪程图记》，申忠一是朝鲜南部主簿，万历二十三年（1595）末因公务出使建洲，翌年初从原路回国。其间，他将沿途所经山、水、路、村寨的分佈乃至风土人情，特别是弗阿拉神秘内幕一一做了详细记录，回国后他正理成二幅长卷，一幅上呈朝鲜国王，一幅自藏。此图早已失传其文字部分仅见于《李朝实录》。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末申忠一自藏画幅被发现，遂以今名公诸于世。此书被中外史界公认是研究十六世纪末女真社会最重要的史料之一②。

据《建洲纪程图记》所载，弗阿拉有内城、外城和木栅城。这与《清实录》“筑城三层”的记载吻合。其城的形制：内城，城墙“宽七、八尺”上下同宽，高十数尺，墙上有“雉堞与隔台”。东、南、西各有门，门为木制，门上盖有用于瞭望用的小屋。外城，高十数尺，宽，底四、五尺，上顶一、二尺，墙上没有雉堞、射台、隔台，门也为木制，门上有望楼，城墙

筑法，基础先“~~以~~石筑”，约三尺，上面“次布椽木”椽木之上又以石筑，上数三尺”再布椽木，如此往复至高乃止。墙的两面涂以粘泥，以防止雨水冲刷及防止敌人攀援；木栅城主要有两处，一处是努尔哈赤家址，一是努尔弟舒尔哈齐家址。努尔哈赤栅城在内城居中，据台地最高处，有两门，大门面北朝东，小门面西偏南。栅城正中有砖墙一道，将栅城均匀地分成东西两院。东院，有房屋六所，二十几间多数是砖房瓦顶。也有屋顶“盖草”，用途有“客厅”、“鼓楼”和“行廊”等。客厅是努尔哈赤处理公务，接待宾客和日常祭祀之所。申忠一多次在此屋被会见，申氏所见“每日中午（于此屋）烹鹅二首祭天”“焚~~鱼~~设行”；“鼓楼”在客厅西北侧，是专司报闻晨暮

以礼乐迎送努尔哈赤出入城栅之处；“行廊”有两处，一在客厅东北（八间）、一在客厅正前方（三间），大概是招集臣属议事宴饮之地。此外，还有两座建筑用途不明，其中靠南木栅墙竟是“柱椽画梁，凡左右壁画人物”的“精美”建筑所。木栅城的西院，有建筑九所，二十几间，其中有楼三座。此院的主体建筑是努尔哈赤“常居”之“宫”，它位于院的中央，共三间，“盖瓦丹青”，东稍间开门，南与西有窗，房外四周有青砖围墙。从这座栅城的建筑可以说是努尔哈赤最早的“大内宫阙”，以其用途来看其东部是处理政务之“展”，西部是起居之“宫”。这与后来他在东京城的建置方位一致，这个偶合在清初宫阙研究上值得注意⑨。这些建筑凡有门户者均是东稍间开门的“口袋房”，这种具有满族特色的建式直到进入沈阳还保持着；这里已使用了砖瓦等先进建筑材料及采画艺术装饰。据一位叫柳廉的朝鲜人讲，这是明朝派去的汉人“瓦匠、画匠”⑩们与女真人共同合作的产物。大概这还是女真人自正统年间从朝鲜境城移居此处以来最早使用这种建筑材料的记录。申忠一

还说，这里内外城共住七百户人家，不同身份的人有不同的居住区域：统治者的族属住内城，臣僚住内城外，卒伍住外城外。与中原古制“筑城以卫君，筑郭以卫民”^似相~~致~~。申氏还注意到此城用水紧张，全城仅有“井泉四、五处”而且水流不大，水主要靠山下河水。……

此城总的规模据后来调查：外城周围十一里另六十步，南与东各一门，西南、东北二门。城内西有小城，周围二里另一百二十步，东与南各一门。城东有堂子，周围一里另九十八步，西一门。城内起至西南止计九里另九十步，正西、西南、正北、西北各一门。^①

努尔哈赤经营此城十七载，其间大事：

万历十五年八月取巴尔达城，洞城

万历十六年 与大明通好，遣人朝贡，获五百道敕书，至抚顺、宽甸、清河、~~绥阳~~ ^五 ~~五市~~。

万历十七年 取章甲城

努尔哈赤被晋为都督佥事，

万历二十一年大败叶赫等“九部”入侵。

万历二十三年被明授为龙虎将军

併毛邻卫

万历二十七年 兼併哈达部

创制女真文字

炒铁、开采金银矿

万历二十九年编三百人一牛录。

可见这一时期是努尔哈赤在军事经济文化取得重大进展时期，是清朝开国史上崛起，打根基的时期。

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决计放弃此城迁居赫图阿拉，洞其原因：

“因其势，官其职”是明对夷虏的授职原则。万历二十三年努尔哈赤被授为龙虎将军，标志其势力已成为统辖女真各部之主。明政府对他的承认和支持使其声望和身价倍增。相形之下弗阿拉这座简陋的山城与其地位不相称。

其次，此城的规模较小，四周可容居住面积不多，随着兼并日众，特别是万历二十一年打败“九部”入侵吞併了纳殷、朱舍里等部，万历二十七年又灭掉海西哈达部，“所属之城尽招服之”“尽收其国”^②使弗阿拉人口骤然增多。居住地紧张。

其三，用水困难。

其四，此地四面被的环阻，难以即时看到各路烽火的情报，对安全不利^③。

二、赫图阿拉

万历三十一年（1603）努尔哈赤从弗阿拉迁移赫图阿拉筑城居住，宰牛羊三次犒赏夫役”。据朝鲜方面透露，此城是明朝派风水先生为其勘定的。这次迁都时间《武皇帝实录》仅系其年，《清太祖实录》、蒋氏《东华录》记为“正月朔”。《李朝实录》载“八月辛卯老酋旧城向北七里许改筑新城，曾所卜地，多聚术石，今则老酋带壮军三百名，移驻新城，庐舍尽造，而城栅时未排立”^④。

赫图阿拉语译为“平冈”。其地势北有苏子河，西有加哈河，南面是羊鼻子山，如弗阿拉一样，此冈是羊鼻子山半腰向前伸出的一块巨大台地。台地北面 and 东西两面是古苏子河的冲积河谷，地势比弗阿拉格外开阔和深远。

赫图阿拉最初为努尔哈赤曾祖都督福满所开拓。女真族有子婚而分居的习俗。都督福满有六子，他以赫图阿拉为中心在“远者不过二十里，近者不过五、六里”范围内修了觉尔察。

和洛噶善、阿哈和洛、章卑和尼玛兰五城。这些城与赫图阿拉一起被称做“宁古塔”。（汉意“六座城”，朝鲜人称它“林古打”）又称它六祖城。嘉靖三十八年努尔哈赤在此出生。

努尔哈赤对赫图阿拉的营建主要在两个时期：一是迁都伊始：初建内城，庐舍，万历三十三年（1605）“筑大郭”^⑥；再就是万历四十四年他“黄衣称朕”建立后金国前后，按常规后一次他不仅要修“宫”和“展”。《清实录》还说于“城东阜上建佛寺，玉皇庙，十王展共七大庙，三年乃成。”^⑦综汇史料此城的大致面貌是这样：

此城有内外两重。

内城：形状近似长方形，东半部棱角较规则，西半部近于半园形。周长约五里，东、南、北各有一门。城墙“高七丈，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⑧城上环置射箭穴窗，状若女墙，门皆用木板，其形制与弗阿拉情况相似。外城：北部城墙乃沿苏子河修筑，南部城墙修在羊鼻子山半腰随山势起伏而修。“周九里，南三门，北三门，东二门，西一门”^⑨其居住区域如弗阿拉一样也有严格划分：“内城居其亲戚，外城居其精悍卒伍”“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冶铠甲，南门外则弓人箭人居之，专治弧矢”。内外城共住有“二万余户”，比弗阿拉时的七百户“增加近三十倍。在建筑设置上，内城：在城西北有金蚕展（又称尊号台）是努尔哈赤建国称汗时的“常朝”之处，极为重要。其形制因缺乏文字记载一直不甚明瞭，朝鲜《燃藜室记述》一书在谈到萨尔浒之战期间朝鲜援军元帅姜弘立、金景端等人被虏入建洲，努尔哈赤坐在金展之上等待朝鲜降官叩拜时有一段精彩记载多少有助于对此的了解，现予援引：

“《燃藜室记述》卷之二十一“深河之役”“初六日，始到虏穴，老酋坐三间厅上，着黄袍、锦衣，左右姬妾三十余人，

环珥罗列者二千余人，感设宴具，先招两帅（指姜弘立、金景瑞）立于五层阶下使之行礼”。

据此，所谓金奎展者乃硬山式砖瓦房三间，台基下有五级台阶。这与一九六七年清史专家铁玉钦同志在此发掘的结果一致^②。内城除金奎展之外，金奎展西北有刘公祠，东南有正白旂衙门。其它建筑物与城墙较近，由西墙至南墙依次有昭公祠、关帝庙、正兰旂衙门、厢黄旂衙门、城隍庙、厢红旂衙门、正黄旂衙门、文庙、魁星楼及正红旂衙门；东城墙，从东城门往北有协领衙门、厢兰旂衙门。城内有路四条，城正中有水井一眼，是全城唯一的水井，此地在全城最低，几乎与城外苏子河水平相近，据说这口井从古至今没有干涸过，当地人还传，老汗王曾说，此井“千军万马喝不干”；内城外，南山坡下有“跑马场”，当年努尔哈赤常率领福晋、子姪到此“射场”^③自娱。北墙外有“驸马府”，此处是五大臣之一何和里的府策（？），何和里是董郑部酋长，万历十六年率领其强兵壮马归附，努尔哈赤遂以长女嫩哲公主妻之。何和里原妻闻知大怒，骑马持弓前来找何和里角斗，被努尔哈赤劝归。内城外以东有“仓廩”一区，共计一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间，乃是貯谷之所。“从此往东有一高丘，那里是《清实录》谓“建七庙”之“东阜”。此阜之上并列两座寺庙，东首名地藏寺，西首为显佑宫。其中地藏寺规模稍大，面积长约二十四丈，宽约十四丈。前有山门三楹，门前有“高丽狗”，山门内东西两侧有钟鼓楼，山门往北有娘娘亭，亭两侧有廊房（各五间），娘娘亭以北有地藏王展（五间），再往北有天王展（五间）；显佑宫面积长约十七丈，宽约八丈，前有山门，门内两侧有香亭，以北正面有三官展，展后有玉皇展，展前东侧有石碑。

当然，这一面貌当是“积累式”面貌，从清初到入关之后

必陆续还有增建，但主要还是努尔哈赤的面貌。

历史上有些事情是巧合的，努尔哈赤经营赫图阿拉与弗阿拉时间相同，都是十七年，但是，后十七年在清开国史上是大发展，突飞猛进的时期。其成就突出的有以下几方面：

在经济上，实行“开荒屯田”，农业生产有了新的发展，粮食产量增多“造仓积粮，设仓官十六人”以备荒年战事之用。棉花的生产和产量的增加改变过去只能生产麻布棉花靠外提供的问题。此外，在狩猎、采集、畜牧、手工业、商品交换等方面都取得重大发展。

其次，在实现建洲女真统一基础上，统一了除叶赫以外的海西女真。与之同时，又招徕和征服了乌苏里江流域及黑龙江中下游的东海女真部落。其统治区域已是南至鸭绿江，北达黑龙江，东濒大海，西至辽东边墙内外的大片土地。疆土日扩，归附日众。

第三，广选人材，定议政、理诉讼机构，建立健全了具有军事、行政和生产三方面职能的八旗制度。特别是创建了国家机田后金军事割据政权。

第四，从隶属于明到与明分庭抗礼，以“七大恨”为口实发兵征明夺取抚顺、清河等要塞。特别是取得了明清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萨尔浒之战的胜利。从而奠定了夺取辽东取代明朝在东北的基石。

总之，赫图阿拉的十七年，其成就是令人眼花缭乱，是极为出色和成功的。

三、界凡城

萨尔浒之战胜利后，努尔哈赤决定将都城移驻明金对垒的前哨阵地界凡山。

界凡山位于赫图阿拉以东一百二十里，西距明边仅三十余里，是明金防线上上的天险。此山分为本体和余脉两段。本体在东，余脉在西，这条余脉好似由山本体伸出一支巨大铁臂。界凡山北有浑河绕过，南有苏子河。浑苏二河恰好是在界凡余脉的西端交汇为一，此山成为它们的分界岭，界凡山本体，北部和东部较高峻，多有悬崖峭壁，南面和西面较开阔较平缓，此地高处海拔264.7米；界凡山余脉，地势最为险峻，它平地兀起，长约五、六里，宽窄下部有的只有数十米，上部仅容一、二人涉足，最高处海拔253.1米，两面悬崖如刀削斧劈，宛如一堵墙壁。山西端南北两面有小径可登，东部与本体有悬崖相隔，此山拒其上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此山古名吉林崖（“吉林”满语为“沿”）此崖西南五里为萨尔浒山。萨尔浒战役前后金曾，派一万五千人于此山运石，构筑工事，令骑兵的百卫之。战役一开始明将杜松围攻的就是此山。是萨尔浒战场中心。

界凡山，吉林崖之名最早见于《清实录》后来一些文献和著述多记有不同名字和不同解释：一说铁背山就是界凡山，“界凡与铁背同一音”^{②③}，一说界凡山叫洼轰木，“洼轰木汉译为铁背山”^{②③}，又有人说洼轰木为满语“臭泥泊”^{②④}，更多的人把界凡山误认为是当年明朝为图伦成长尼堪外构筑的甲板（嘉班）城^{②⑤}当地居民又只将吉林崖称为铁背山。究竟孰是，请满语专家赐教。

界凡山地处偏远，人迹罕到，不少人曾说其位置“早已不明”^{②⑥}。一九七九年我们《清前史迹踏察组》一行到过此城。我们的登山路线：从界凡山北高丽营子村附近涉渡浑河至吉林崖下，可沿河东行，行约百米见一豁口，由此处登山，山路崎岖蜿蜒，高低错落向东行约四里许，在山的北壁发现石筑城墙，

此墙方向由北而东，由东南，由南而北，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东西长约二百米，南北宽约五十米”^⑦，其地势北高南低，坡度不甚大，北面和南面有门址，特别是南门阶石至今清晰可认。其城墙以大块砾石添土垒筑，这种形体北方俗称“虎皮墙”。因其建筑材料在北方山地垂手可得，故至今这种建筑仍很流行。沈阳城南四十里有明城“虎皮驿”，大概也是因筑此墙得名。足见这种筑式的源远流长。据说，此城北墙以南十四米处有金奎展遗址，但因地面为厚厚的腐植质所覆盖，遗迹未得以见。

界凡城始建于天命四年四月。城北，居住址均由努尔哈赤亲自勘定。《满文老档》载，修城的同时，“先修完了汗住的楼、房”^⑧，“随后修其它的诸贝勒、诸大臣的房，及身份低的众兵的房”。此城修造得很快，从四月动工，六月全部竣工，仅用了两个月时间，这可能是萨尔浒之战前，他们派到这里运石的一万五千人已将石头等建筑材料做了充分准备的缘故。努尔哈赤及其家眷在城刚峻工立即迁入此城。在后金迁都此城的当月，又挥师辽北，六月下开原，七月夺铁岭，八月破叶赫。辽北数百里沃野轻易而得，由于叶赫部的被吞并，使“同一语言者俱征服”^⑨这使明朝一直忧心“辽沈孤悬”“夷虏相通”的局面出现了。

四、萨尔浒城

在营都界凡山的翌年，努尔哈赤又做出南延十里，于萨尔浒山造成的重要决定。

萨尔浒山位于界凡山东南四十里处，它的北面是浑河，东边是一条季节性的浑河支流。东面与头道砬子、二道砬子（又名半拉台山，萨尔浒战事遗址在焉）相连，此山与界凡山一样，东面和北面较高，悬崖较多，东部和南部坡度较小。此山比界凡山低矮，最高海拔192.4米。地位并不比界凡山为。所以，萨尔浒之战时明西路军最先于此安营下寨。此地处于建州“贡道”之上，从此往东经哈塘、古楼、扎喀关直达建州，由此向西渡浑河经营盘，关东抵抚顺城。它距抚顺仅四、五十里。后金所以南延十里把都城筑在明边驛子下边主要是进出辽东方便，完全是为了完成夺取辽沈的战略准备。

萨尔浒城从天命五年三月开始建造，同年八月十一筑内城，连续修半年多时间，比界凡费时三倍。当时战线很长，多败兵力投入第一线，故筑城夫役不如修界凡多。在建造过程中努尔哈赤多次指示赐盐与牛给筑城夫役，又一再向诸王说要体察这些人的劳苦，旨在鼓励他们尽速修造。几乎与萨尔浒动工的同时，后金还在萨尔浒西下靠近明边“旧境”修筑了尚间崖城（白石砬子），扎克丹城（党章）、温德亨（温道？）及得力阿哈（得力）。这四城修筑的时间“满文老档”说仅用了六天时间。这简直是晝夜突出，全力以赴。这四座坚城“互为犄角”燕翅的摆在萨尔浒城前面，目的在于拒明和屏护萨尔浒城。

萨尔浒城的规模，外城周围七里，东、西、南、北各有一门；内城在城的西北部，周围有三里，南与东各有一门^②，城也是沿山势而筑，其墙筑在与界凡城相同，有“石夹板”。

努尔哈赤从天命五年“九月二十”^③从界凡迁入萨尔浒，

第二年三月占辽沈迁都辽东城，他营都萨尔浒仅有半年多一点时间。这在清入关前都城说来是最短的。但是他在萨尔浒城取得的战绩是重要的，那就是完成了夺取辽沈的准备并最终实现了这一宿愿。因此可以说萨尔浒除萨尔浒之战而垂名清代历史外，它做为最后夺取辽沈的大本营当有它另一件历史功绩。

五、辽东城

后金政权在辽沈城外经过一个短时间的清除外围、试探虚实和选择时机等准备之后，于天命六年（1621）三月初十，以疾风骤雨之势从萨尔浒倾围出动，十一日夺沈阳，二十一日夺辽阳，八旗士兵接着人未离鞍马不待蹄弯弓南下连得鞍山，海洲，跃洲……“七十余城”②辽东之民几乎全部踵发归附。出兵仅十日（三月十一日）努尔哈齐已威武地坐在梦寐以求的辽东城接受诸王臣的朝贺了。他的福晋们在萨尔浒得知此讯高兴得在匆匆赶往辽东城途中贵重的皮箱丢了也顾不得去寻找。但也有的人，故土难离，贪图安逸，以为辽沈已得，应回到他们那山高水绿的故乡去享乐，不想把辽东做为他久留之地，大将杨古利的儿子死了，杨古利不愿将其埋在辽东，要送萨尔浒安葬就是典型。但是以努尔哈齐为首，多族人还有颇有抱负的。

在清开国史上，后金取得辽沈是其巨大的成就和进展，但同时也是它转入政治危机的开端。加以辽东城本身的缺陷，努尔哈齐在辽东城的日夜不安全因素越来越多。

首先，辽东城大而破旧。此城有南、北两城。南城，周长十六里二百九十五步，有六门③明辽东的军政机构全在此城，商业手工业也很发达人口很多。北城长四里宽一里，居民主要内附的女真人。辽东城年久失修残损严重，经略熊弼在其向明皇万历的奏疏中对此城的情况谈的十分具体“辽城二百四十

年无人收拾，皆为海风所蚀，尺尺寸寸无一不颓塌，无一不为碎砖乱石所扎累，每砲震一声则砖石挨落。自下城里面无砖封其土，皆流卸如平坡，人皆埋塚于其上。又，人家做屋绕堞皆于其上取土无禁，城面窄，不能並骑……”^③。加上后金入辽前一年城内“神机营”火药十余万斤轟然爆炸“倒坏官民房舍五百余间，震塌城楼二间、城垛五十余处”^④。使此城遭受一次重要破坏。而努尔哈齐夺取辽东城之后，进城坐展第三日，就将闾城百姓驱出城外。偌大的南城居者只有他们一小撮天潢贵胄。达官显贵。其空时难守可想而知。

其次，辽东城百姓无辜赶出家门，无室可居无粮可食“丁壮罗锋刃妇女遭淫污”^⑤他们忍无可忍纷纷挺而走险，用暴力抗击暴政。《满文老档》披露，仅五月二十六日一天就在辽东城内捉获往井里投毒药者“二十二”人^⑥这个规模决不是没有准备没有组织的活动。尽管努尔哈齐采取许多防卫措施：如六月十二日又令人在那宫室四月修建小城^⑦之类但这种反乱事件还是不断出现，甚至竟然发生了有人“误入”大内的蹊跷事情^⑧，在这种危迫形式下，机智的努尔哈齐决心另造新城。可他的想法当时遭至诸贝勒们的非议，他们说目前国家这样动荡不宁，再筑新城“国人要受苦”。努尔哈齐驳斥说，你们看到的只是“小苦”，只看到眼前，如果你们“小苦中，就叫苦，那么前途的大业怎么能成功呢？”。遂确定在太子河东岸修造新城。

六、东 京 城

东京城在辽阳城东太子河左岸（今属东京陵公社新城大队）此地四周较为开阔，五、六里至十几里外才有较大的山。东京城是平地起城。城中央有一长圆形土山，山的面积占金城三分之一。城为砖石城，城底座为条石上部为砖筑，中以土夯实。

“城周六里另十步高三丈五尺，”东西长二百八十丈，南北袤二百六十二丈五尺”^{④①}。八门：南、西“天佑”，东“德盛”；东、南“抚近”，北“内治”；北、东、“福胜”，西“地载”；西北“外攘”，南“怀远”。八门各有敌楼，城四角有角楼。此城形状如棱，子午线偏西5°。现今，其天佑门内券还较为完好，城垣，从天佑门至东南角一段外垣的封土砖石尚存，西洋，仅存夯土，北垣和东垣大都夷为平地，只有少数夯土堆或土棱。城内主要遗迹有“八角龙展”^{④②}“汗宫”^{④③}，弥陀寺等。

东京城是天命六年“八月”^{④④}破土动工，第二年“四月”^{④⑤}努尔哈赤为形势所迫未待此城修完就匆匆迁入了。此城的修造正要去用两年以上时间。它最初由八旗兵及广大汉民承修，全城四面八门划为八段，每段由一名游击督修。兴工不久，因天渐寒，时局紧张，努尔哈赤又下令从全国人丁中抽十分之一人力充实修城力量，他在指示文书中说：速“清查国人男丁数，在一百男丁中设一百长，建筑汗之城时，十男出一男服役，一百男出十男，三牛车”^{④⑥}。抽出如此众多人力和牛畜对各处的生产有很大影响，各地方官为此采取少报人丁和牛畜的实际数目予以抵制。努尔哈赤因此惩处了一些地方官员^{④⑦}。再有，因修城的紧迫，劳役的繁重，士兵和民伕怨恨情绪很大，他们图省力把地面、河滩的圆石或村屯遗弃的碾磨之类搬来充数。努尔哈赤为此生气地说，你们“放下打造的好石”不运，运来这些圆石，如果那样此城就不用修了^{④⑧}。为鼓励筑城工役努尔哈赤还采取赐牛宴赏等办法并给负责督修的八位游击的妻子们每人一根金簪。

有关东京城宫展形制的记载史书记载极罕，现检出几件史料的探其微。

关于“汗宫”。

《满文老档》：天命八年三月间“（为汗宫守护西门的老人布勒根晚上贪睡）忘记关门”“汗家叔黄丸的女人发觉告诉守南大门的塔木拜和布袋，关上了”^{④⑧}。

《满文老档》天命十年正月初七“（努尔哈赤宴请：伯父及其它亲眷至他居的）中央的房屋，请二伯父坐在西山畔的炕边，汗自己向二伯父拜年，叩头一次”^{④⑨}。

按此，汗宫围垭四周南有大门，面有小门，各门日夜有人守护；大内中的正宫（即‘中央的房’，老档记沈阳的正宫，正屋也记‘中央’字样）之中两边有炕，如同沈阳清宁宫的玉字炕。此处是放置祖宗板子，神龛之处，长辈也可以坐在炕边受拜。

关于“八角龙展”

海城《侯氏家谱》“建都东京，于天命七年修造八角金展，须要龙砖彩瓦”^{⑤⑩}。

《满文志档》“汗在八角展，命八旗的摆牙喇人，蒙古人俯习射”^{⑤⑪}。

按，八角龙展又称八角展、八角衙门，从记载可知其与沈阳故宫大政展用途一样。据以上史料得知，其为疏朗建筑，其周围宽敞，可以远射。其形制亦与沈阳大政展近似。

七、沈 阳 城

《清实录》载，天命十年（1625）三月初一，清太祖于八角展向诸王突然宣佈北迁沈阳城的决定。三天后，君臣上下离开东京城，当天夜宿虎皮驿，第二日（三月初四）到达沈阳，在言及迁都理由时，“实录”记清太祖话曰：“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大明，从都尔鼻过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至；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沈阳浑河通苏、苏河于苏、苏河

源头处伐木顺流下，木材可胜用。出山打猎，山近兽多，且河中之利，亦可兼收矣^⑤按清人之说，其迁都因沈阳“四通八达”有利于征伐，有利于获取经济利益。这是否为其迁都的真正原因呢？我们的回答是否定的。他们迁都的真实原因是为政治形势所迫，是做好退守的准备。

首先，后金进入辽沈以来，对广大汉人实行了一系列奴隶制统治，诸如“计丁授田”，使广大汉民编入八旗为旗下阿哈^⑥“满汉同住”也是以汉人为奴，他们乘机大如压榨汉人，掠夺财物，奸淫妻女，有的被掠得“男子裸体、妇女衣单蓬裸”^⑦。汉人对其稍有不满意或他们认为可疑即行杀戮。据说仅大规模屠杀有“十次，初杀贫人，后杀富人，恶人，即识字者。名目不一”^⑧有一次专门杀那些家中不养六畜者，认为这样的人家是随时准备逃跑的。有的地方只杀得“一毛皆空”。广大汉民在如此暴政面前不能束手待毙能逃者逃，不能逃者想方设法暗用暴力对抗。他们有的往井里投毒，在家禽家畜、蔬菜、粮食中施毒，有的搞暗杀，或在僻静处打杀单身行路女真人，有的以沈将女真人引至家醉杀……使女真人水不敢喝，肉不敢吃，路不敢走，满汉矛盾十分激烈，社会十分动乱。

其次，明朝俾将毛文龙受朝鲜支持在辽东沿海岛屿收罗和训练辽东逃民，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势力，毛文龙利用这些人的仇满情绪指挥他登陆侵袭后金城堡，屠杀后金官兵，这些人甚至深入到后金腹地萨尔浒、鞍山等地^⑨给后金以极大的危害，而辽东各地汉民也因此纷纷投奔毛文龙。有的地方金城“叛变”。

其三，明朝在“熊、王”失却辽西之后，调名臣孙承宗督辽，开始在辽西宁（远）锦（州）一带修城设防，其武力时常逼近三义河等地，与后金腹地相接。